

这个“五七干校”，全名叫“反修防修五七干校”，地处湘潭市远郊的茅山冲。有山有谷有树有花有水田有菜地，一栋栋的土坯茅草房，散落在山边、田畔、树林中。1969年冬，本市文艺界各个行当的人物，当然是多多少少有些问题的人物，都被遣送到这里来了。

我是戏工室的专业作家，曾写过几出古装戏，颂扬的是封建朝代的贤臣良将，属阶级立场有严重错误，被批得昏天黑地。能够来干校，我反觉轻松，比在单位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强胜百倍。白天劳动，晚上开会，然后上床睡觉。就是总觉得饥肠辘辘，一餐一钵饭，一碟缺油多盐的小菜，荤腥是难得一见的。在家时，妻子亲操厨事，让我吃得饱也吃得好，从没有饥饿的感觉。我是典型的“君子远庖厨”，不会也不想做饭菜，除了看书和写戏，什么事都不干了。

我当时40岁，正是要大量消耗能量的时候，饥饿的煎熬让我度日如年。

戏剧界的人分在一个生产队，住在一个大院，每间房住八个人。我和曲艺团的口技演员乐众住上下铺，他上铺我下铺。原先虽和他碰过面，但交谊不深。现在都落难了，大家顿感亲热。

乐众52岁了，他爷爷和父亲都是有名的口技演员，可惜都已过世。他7岁开始学艺，干这行40多年了，最拿手的是学百鸟鸣叫，斑鸠、黄鹂、杜鹃、乌鸦、百灵、孔雀、麻雀……惟妙惟肖。他曾随团出访过苏联、南斯拉夫。这是两个修正主义国家，乐众也就有了人生的污点。

乐众把口技叫做“口戏”，远在明代就有了这个称谓。还说他的原籍是北京，祖上是清末著名口戏大师“百鸟张”张昆山入室弟子，以后卖艺南下，就在湘潭定居了。

有一天晚饭后，我对乐众说：“我总觉得饿，难受。您呢，口戏大师？”

“吴致小友，彼此彼此，而且，所有的人都一样。我这辈子，会吃也会做，厨艺是相当好的，会做不少名菜。您呢？”

“蠢才一个，只会吃。”

“只会吃的叫美食家，会吃会做的叫吃家，我是真正的吃家。”

“乐大师，没事时给大家讲讲食谱，应该会有‘望梅止渴’的效果。”

“这是个题材，我可以说得绘声绘色。”

冰天雪地，我们修了一天的水利，在食堂吃了顿半饱的粗菜淡饭，然后又去会议室学了两个小时的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，这才回到宿舍，洗脸洗脚，再上床睡觉。

10时整，熄灯了。

军官队、工宣队的人，住在院子外面的那几栋屋子里。

床板的响声此起彼伏，每个人都在床上翻动，睡不着。

我听见上铺的乐众轻轻地坐了起来，接着他操着堂信的语调，高喊一声：“欢迎三位来‘东来顺’，里面请！”接着又说：“涮羊肉三斤，上火锅、调料呵——”

屋里的人止住了任何细小的响动，在屏息静听。乐众模仿三个客人移动板凳、落座的声音，再模仿一老叟和一对年轻夫妇的对话。

“爹，您先涮！”

“爹，儿媳先给您涮一筷子，这是礼数。”

## 口戏

□聂鑫森

“你们知道吗？在北京和北方其他地方，这涮羊肉叫做‘野意火锅’，是随满清入关传过来的。‘东来顺’肇兴于1903年，先是设摊；1921年，建起了馆子。此馆第一是羊肉好，选用的是内蒙古集宁的绵羊，且必须是阉割过的重五六十斤的公羊，每头羊宰杀后大约只有15斤左右的肉可供涮用；第二是刀工好，羊肉要冰镇后再切成薄片，一斤肉要切出六寸长、一寸半宽的肉片40至50片；第三是调料好，芝麻酱、绍酒、酱豆腐、腌韭菜花、酱油、辣椒油、虾油、米醋、葱花、香菜末，任其喜好去调配。火旺了，水开了，涮吧。”

我的嘴角流出了涎水，闻到了满屋子的肉香、调料味。

接着，乐众用嘴制造出筷子夹肉与碟子相触的声音、夹着肉在沸水中来回涮动的声音、舀调料搅拌的声音、夹肉入口咀嚼的声音，间或还传出添木炭的声音、火星子爆响的声音。老人手笨，将一个瓷勺掉到了地上，破碎声很清脆。

大家“呵”了一声，好像看见了瓷勺的碎片。乐众忽然说：“今晚我们吃饱吃好了，睡吧，明日还要干活哩。”

这一夜，我睡得很安逸。

我们忽然觉得有盼头了，天再冷，活再重，饭菜再简单，都无所谓了，因为临睡前有一顿让人朵颐大快的晚餐。

说菜谱，有声有色，有场景，有人物，乐众投入了最大的创作热情，这是他过去从没有演过的节目。

松鼠鱼、鲜鲫银丝脍、全蛇宴、佛跳墙、熘白菜、大闸蟹……有的表现制作的全过程，有的表现吃时的真实享受。

这消息不知怎么被别的宿舍的人知道了，熄灯后，悄悄地蹲在我们宿舍的门边、窗前，听乐众说菜谱，好好地“吃”一顿后，再高高兴兴地去安睡。

乐众在水田开秧门的时候，突然被勒令搬出我们宿舍，搬出这个院子，住进院外军官队、工宣队的那几栋屋子里去，而且是单间。干活也不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单独一个人到山冲里一块坡地上去放一群羊，不与任何人接触。

有一回，我因干活砸伤了手，被批准休病假三天。我装着饭后散步的样子，离开大院渐行渐远，去了乐众放羊的地方。我没有走上前去，只是站在一丛灌木后，拨开枝叶往外看。乐众背对着我，站在一群山羊前，大声说菜谱，说的是任过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家厨做的一道名菜“神仙鱼”，从制作到品尝，声、色、香、味俱全。听完了，我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好！”

乐众转过身来，拱拱手，说：“我早看见你了，谢谢你来捧场！我在排新节目，总有一天要登台演出的。”

……

文化大革命结束了，“五七干校”烟消云散，我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单位。

曲艺团举办了“乐众口戏首场演出”，一票难求。乐众打发人上门给我送了一张一排的票，还捎话说，除以往的传统段子之外，说菜谱是重头戏，望莅临捧场。

我当然要去一享耳福、眼福、口福。

观众疯狂地为说菜谱鼓掌、喝彩。

乐众说完“神仙鱼”时，忽然现场抓彩，对着我说：“坐在第一排正中的吴致先生，系我在五七干校的同学，对‘神仙鱼’您可中意？”

我站起来，双手抱拳，大声说：“此天下美味，先生是独一份，我谢谢您了！”



秦浩又查看了一下打包的行李，确定无误了才去厨房。

他妻子4点就起来煮了红薯粥，他看了看那半锅粥，舀了一碗，又倒进锅里一小半。妻子并没有注意到，但仍旧习惯性地提醒他“早饭要吃饱”。

秦浩进屋子只看了一眼孩子，没敢亲她。小家伙睡的浅，弄醒了，知道爸爸要走，必然哭天喊地。一个大背包上了肩，手里还有一个大尼龙面子灰突突的行李包，秦浩看着妻子，没有再说话，只是下巴抬了抬。妻子知道其中的含义“我走了，家里靠你了！”

这只是秦浩每年里都要经历的分离，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。走下楼，秦浩就看见路灯底下已经有两个同伴在那儿抽烟等他了。他们手里都有一个大大的尼龙面子的行李包，在路灯下，包上“锡山矿务局”的印字特别显眼。

那三个字也印入了秦浩的眼睛，他手里也有一个。“锡山矿务局”那三个字在他心里狠狠地戳了一下。

曾经锡山矿务局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单位，不管是工资、福利，甚至是秦浩背后的那片家属楼，都曾经是这个城市最让人羡慕的。或者换句话说，这个城市就是因为有了锡山矿务局，才建设起来。他们手里这个大行李包，就是某年单位组织外出考察学习时，每个员工发的福利品。而如今，秦浩还得用这个包装起自己的衣衫琐碎，颇为讽刺的是，现在他们都是离开矿务局家属区，而出去打工的。

## 孤儿

□刘斌立

三个人相互看了看，点了点头，一起朝矿区大门而去。黑黢黢的矿区内，似乎空无一人。路灯已没几盏好的。三个人抽着烟，倒是烟头一亮一亮的，显出了几分活力。大门口的铁门虚关着，他们发现那儿还站着一个人。

“广路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秦浩先发问的。

卫广路把烟头掐了，狠狠用脚踩着，边碾脚边说：“我把娃娃交给妹妹了，这儿不可能找得到工作，我必须出去打工。”

“你走了，你娃儿不是成孤儿了，要不得哦。”另一个声音说。

秦浩赶紧用手止住那人，但是昏暗的灯光中，已看见广

路眼神瞬间黯然了。

“算了算了，走，挣到钱再打算。”一只胳膊拉起广路。

秦浩看了一眼大伙儿，边走边说：“也好，又是我们四个一起，互相有个照顾。”

卫路广和秦浩他们一起在外面打工两年了，可是在家的妻子一直到肺部疼痛到无法忍受才去医院，确诊是肝癌晚期，广路赶回家不到三天，妻子就去世了。这个矿区里，很多职工都死于这个疾病。大家其实都知道，有些工种因为当年缺少劳动保护，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侵害。本来有一年大家还准备上访争取一些基本权利，但是就在那年，矿区停产了，接着被宣布为资源枯竭。

秦浩他们坐上了早班长途车，他们接下来的两天都会在路上。长途车要走4个小时，把他们带到省城，他们要换火车北上17个小时，到达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。

秦浩是第一批走出去的锡山矿务局的工人。他当年是负责矿区锅炉班的班长，锅炉班负责整个矿区的热水供应，三班倒24小时从不停歇。当年矿场停业，秦浩整整一年都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工作，因为矿场倒了，几万员工和十几万的家属顿时都没有了生计。而这个大山里的小城市，哪里能够承载得了这个负担呢？

秦浩北上之路，经历了三个城市，最终找到了现在的工作，为一个小区的供暖站负责整个冬季烧锅炉。他站稳脚跟

## 一个上午

□苏笑嫣

跑到两边，边跑边喊“警察来了”，于是整座桥上的小商贩麻利收拾摊位。总有些浑水摸鱼的，趁着这当儿砍价买便宜货的不算，趁乱偷拿东西的也有，她站在母亲身边，是这混乱里明了的眼睛，若是发现了有人偷东西就一把抓住高声尖叫。然而若是邻居的卖家丢落了什么东西，她也是决计要收罗回来的，若是玩具或者小饰品她就收藏起来成为自己的小宝贝。但是她始终也没明白，为什么“警察”不去抓坏人来抓他们做什么。

钥匙转动，发出有些钝了的“咔咔”声，她松开顶住门的膝盖，打开门，看见清晨的阳光倦倦地泼洒进了屋子，自己的影子跨过铝制的门框斜倚向柜子。她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没有沙发，只有一只买来的二手老板椅，她窝了进去，却懒得脱鞋，于是一动不动只是盯着暗淡的阳光和阳光下那几只黯淡的破败家具，椅子汗闷闷地散发出化学元素的酸味。空气中流淌着一种无数微尘爆裂的味道。

父母忙于生计，家里的对话几乎全部围绕生意展开，然而大多数时候是沉默。她从小学升入初中，一个自由散漫的中学，又是另一个自由散漫的高中，他们知道她关键考试的成绩，却不知道其过程，不知道她每天在学校的生活，不知道她的朋友们，不知道她关心着些什么，不知道她喜欢上哪个男孩，不知道她是否开心过哭泣过，只是知道她依然是那样默不作声地存在着的，依旧在课外时间里帮着家里的生意，卖菜卖水果收钱找钱算账。他们现在有合法的摊位了，这是他们几年来的努力值得庆幸的事。

多年的吆喝，对处在变声期的女孩还是有影响的，她的声音不再那么的听，她也不再那样扬起头来唱歌了。她渐渐长大了，在新的环境里她知道金钱的重要性，知道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生才是骄傲的明星。除了依旧在记忆中的那些人，没有人再知道，当年的她唱歌有多么的好听。她很安分，然而对于歌唱的那份梦想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它早就种在了她的腹里，就像一颗被埋没的种子深藏于地下，然而只需要一缕阳光、一股细流的滋润，就足以让它猝然生长成一枝冲天的豌豆藤。

那所散漫的学校，是一些人放纵堕落的温床，却是另一些人培养梦想的工厂。学生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一方面是安分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自由的环境培育出的无限欲望，她在无形中变成一个处于极端的的人，很少有中间地带。她要的不再是父辈的生活，那种隐隐的向往一直在暗暗滋生。直到那一天，高考落榜，她好像猛地被什么激醒，要么继续卖菜，要么放手一搏，她必须做出选择。她站在火车站上的时候还在犹豫，眼看着车门要关闭了她才终于迈了上去。看着窗外迅速掠过的家乡的树木和土地，她知道，这一去就没有回头路可走。

她只会唱歌。于是她到各个酒吧去试，可她实在太寒酸了，一身不入时的打扮进不了人家的门槛。辗转了两个月，住在地下通道，但每天到公共厕所里洗脸洗头把自己拾掇干净。天冷的时候捧着一只红薯在通道里喃喃自语“会好的，会好的”，然后意识到，竟然开始对自己说话，这并不是在喉咙里不自觉的一声“哎呀”那么简单，而是，一个人在寒冷的地下通道里瑟缩着，剥着一只烤红薯的皮，然后自己对自己说话，不禁默默哭了起来。

那天晚上她到一家叫“浴火”的酒吧去应聘，自然又是无功而返。红色的“浴火”二字辉煌妖娆，站在癫狂起舞的霓虹灯下她觉得自己脚下的步履重得难以迈动，

舞台上女歌手正唱着《假想敌》，她不由得也哼了起来，一面唱着面流着泪。

“唱歌挺好听的。”

听见男子的声音，她抬起头来，一脸茫然。

“我朋友也是开店的，要不要去试试？”

他叫小圣，大家都这么叫他。因为他的关系，她得到一家叫“迷”的酒吧去唱。她在二楼的台子，楼梯昏暗，铺着水红色布毡，两壁钉有一溜金属镜，暧昧吐光，映得人影扭曲。起先是他给她买了两套裙子，后来是她自己买。她每天就站在那个光怪的舞台上唱歌，唱给自己听。那样的声音并不计较是不是有另外的人在听，空灵又死硬，有自己的气度。于是就这样，她竟然有了自己的小众听众，得以让她就这么唱了下去，并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多接下场子。然而没有一个位子是白站的，那些磨砺与辛酸每天打磨着她和她的梦想，她不知道自己是距离梦想越来越近了，还是越来越远了。

从她开始在“迷”唱的那天起，她便不再叫“淑文”了。那是多么土气的名字。他们叫她“朵朵朵”。

有时她去他家，径直钻进他的被子里把脸住他怀里扎。他下巴靠在她头顶，轻轻挪动，她的头发就跟着轻轻挪动，她闭着眼，感到一种安全。他们之间没有爱，有的只是关于依靠的一种需要。实际上她并不安全，从来都不。可是假象是一种多么丰沛的感情，支撑人们向前走的，永远都是假象。

她点燃一支烟，把椅子转了四分之三圈就可以反身够到桌子了，那上面放了一只烟灰缸，是从店里拿来的，方形的玻璃，又笨又大，四边可以分别卡住一支烟。桌面上铺着白色梨花的印花棉布，是房间里惟一一件她中意的东西，那是她在一家精致的小店买来的，对她来说并不便宜，可是因为太喜爱还是买下了，粗糙房间里需要一个精细的物件。何况，她看到它的时候会想起母亲，母亲很爱花布，虽然过年的时候是家里生意最忙的时候，但母亲总是会抽空购上些花布回家，做成一些漂亮的小东西，那是母亲少有的停止奔波的样子，终于可以安静平淡地归于生活，让她看到生活和家本来的温馨面貌。

而且，母亲也真的是不那么奔波了。后来母亲给她打电话，日子久了，什么都平静了。母亲依旧不需要知道她在做什么、在什么样的环境、认识了什么样的人，她只需要她在。她给她讲菜又涨价了，讲路边的海棠开了，讲父亲的胃病犯了，告诉她什么季节要吃什么蔬菜对人身体的好，告诉她加减衣服、按时睡觉的烦琐零事。很多时候，末尾会顿一顿，然后说，都挺好的。

都挺好的。她在心里重复了一遍，脸上就笑了。好，是个怎样的概念呢？

安朵朵把墨镜摘下来，想了想，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。

“……妈，我是淑文……”

突然听不清母亲的话，耳边只是重复着自己的声音“我是淑文……我是淑文……淑文……”蓦然不明白自己究竟是谁。房间里，金色劫灰滚滚浮起又滚滚沉下。她靠在椅子上，拿着手机，一动不动，直到挂了电话，烟渐渐熄灭了，长长一截烟灰还留在手指间。

苏笑嫣：“90后”青年作家，蒙古族。作品曾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民族文学》《美文》等报刊发表。出版有个人文集《蓝色的，是海》，长篇小说《外省娃娃》《终与自己相遇》，长篇童话《紫贝天葵》，诗集《脊背上的花》。

后，陆续把自己锅炉班的一帮弟兄都介绍了过来。工作从每年的深秋囤煤开始干起，到次年春天的3月停止。每个冬天，秦浩能挣到一份相当辛苦但至少能让家人温饱一年的收入。而家乡那个城市对他来说，就是个永远十分想念，但却没有希望的地方。

长途车上，司机开了收音机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已经开始播音了。

第一个让秦浩他们打开话匣子的话题是，播音员说了为响应中央关于节能的号召，今年北方城市普遍延后了开始供暖的时间，同时供暖的温度会下降。节能意味着烧炉工工作量减小，虽然只是延后三天，但是秦浩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今年能拿到手的收入一定会减少了。

大家开始七嘴八舌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明年春天烧锅炉的工作一结束，必须得留在当地再找工作，争取多挣点钱再回家。

秦浩没有参与讨论，因为他又听到另外一则新闻。播音员正在念着一串城市的名字，那是国家公布的第二批“资源枯竭性城市”名单。秦浩听到了熟悉的那个名字。

长途车已经盘山走了一段，秦路回过身去，从车窗回望着已经在大山深处的城市。清晨，那些星罗棋布的灯火，只是那个城市里还没有断息的活力。只是离世界越远，就越像一个孤儿，即将被永远地遗忘在大山里了。